

新
百
一
合
一
传
一
记
一
文
一
丛

力阻狂轮

D. Bonhoeffer

秉持信仰良知 · 发出暮鼓晨钟
朋霍费尔传

[德] 蕾娜特·温德博士/著
陈惠雅/译
王贞文/审校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力阻狂轮

朋霍费尔传

[德] 蕾娜特·温德博士/著

陈惠雅/译

王贞文/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 / (德) 温德 (Wind, R.) 著.
陈惠雅译.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1

书名原文：Dem Rad in die Speichen fallen—Die
Lebensgeschichte des Dietrich Bonhoeffer

ISBN 978—7—220—07296—3

I. 力... II. ①温... ②陈... III. 朋霍费尔—传记
IV. B979. 951.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8366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under the title: Dem Rad in die Speichen fallen—Die
Lebensgeschichte des Dietrich Bonhoeffer by Renate Wind. ©1990, 2006 Beltz & Gel-
berg in der Verlagsgruppe Beltz, Weinheim und Basel. Chinese Edition (simplified char-
acters) is arranged by permission through Enoch Communications Inc. Copyright ©2006
Enoch. The translation Text is used by permission through Christian Arts Press.

LIZU KUANGLUN; PENGHUOFEIERZHUAN

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

〔德〕温德 (Wind, R.) 著 / 陈惠雅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汪 渊

奇文云海视觉传达

杨 潮

叶 勇

丁 青 李 进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 //www. scpph. com

http: //www. booksss. com. cn

E-mail: scrmcbf @ mail. sc. cninfo. net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140mm×202mm

6. 875

3

121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20—07296—3

20. 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624

中译本序

何光沪



中译本序

距今不过 73 年前，在我们居住的欧亚大陆的西部，在这几天正吸引着无数球迷的德国，出现了一个无比巨大的“车轮”。这个巨轮疯狂地运转，压碎了那个诞生过埃克哈特和路德、丢勒和荷尔拜因、康德和黑格尔、施莱尔马赫和利奇尔、歌德和海涅、巴赫和贝多芬、舒曼和勃拉姆斯、开普勒和爱因斯坦、马克思和韦伯、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等的民族的自由，又疯狂地碾向国内国外、左邻右舍的犹太人、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法国人、比利时人、丹麦人、挪威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英国人、俄国人等各民族人民的自由。这个巨轮所到之处，都有千百万人的躯体被它碾碎，还有千百万人的心灵被它扭曲……众所周知，这个“狂轮”，就是



一个由所谓“领袖”即希特勒及其一伙所构建，由所谓“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所领导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而又有严密政治组织的国家的军事工业集团，就是一个其实力、机制和心态使邻国不安、害怕，使一些外国要人不得不“绥靖”、讨好，已经从软弱地位复兴而强大起来的国家的宣传和暴力机器。

距今整整100年前，在当时一片和平景象的德国名城布列斯劳，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诞生了第六个孩子，也是家里最小的男孩。这个家庭来自两支显赫的家族——这个男孩的先辈中有著名的教授、律师、医生、艺术家、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外祖父甚至做过皇帝的御前牧师。这个家庭生活富足、富有教养；孩子们有自己的房间，有丰富的书籍和玩具，有巨大的花园和乡间别墅；许多有地位、有见识而观点各异的亲友访客时常出入门庭，高谈阔论；更主要的是，孩子们享有父母良好互补的教育和宽严有度的关爱，个个都聪明有成。这个小弟弟也不但早慧，而且德智体美兼优，7岁半就进入人文中学，17岁就进入著名的图宾根大学攻读神学，18岁转入柏林大学，得到该校名师，也是世界级神学大师哈纳克高度评价；在别人尚未开始博士阶段学习的年纪，即21岁时，他已完成了博士论文；在别人尚未完成学业的年纪，即24岁时，他已经登上了柏林大学的

讲坛，教授系统神学；他还在美国留过学，在西班牙和英国当过牧师；他深受学生的喜爱，发表了不少的著作，其中一些（例如30岁发表的《作门徒的代价》）使他成了相关学术界的新星……

距今恰好67年前，1939年7月7日，这个33岁的青年学者，这个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神学家，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挣扎，终于启程，自愿离开那远离战云密布的旧大陆的安全而自由的美国，离开繁华的纽约市内那座城堡庭园中幽雅的著名神学院，离开了为他在德国的安全担心而接他来美的朋友们安顿客座讲师的舒适小屋（后被称为“先知屋”），登上远航的轮船，返回黑暗的祖国，投身到那个巨大凶恶的“狂轮”之中——怀着一个坚定的目的：力阻狂轮！

这样的一介书生，尽管是一个纯粹的人，仍然是一个软弱的人（也许正因为纯粹才软弱），再加上那“极少数人”，尽管志同道合，却还是极少数，怎么能够阻挡那个狂暴的巨轮呢？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他和他的伙伴，全都被压死在那个巨轮之下！而那个巨轮最终被阻挡、被粉碎，是由运转方向相反，却仍然是钢铁铸成的同盟国的巨轮所完成的。

那么，这样的“力阻狂轮”，不是毫无意义，成了“无谓的牺牲”吗？

这会是无数人的想法，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想





法，尤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会有的想法。我想，这种想法正是当今社会的心理病根之所在，正是妨碍我们的社会改良的一大“心魔”。为什么？

用这本书的主人翁，上面所说的这个“男孩”朋霍费尔的话来说：一个疯子在人群中驾驶汽车横冲直撞，我们应该做的，绝不仅仅是救助死伤者，还应该有人冲上去，制止那个疯子。后面这个行动当然有极高的风险，可能丧命，可能失败，即可能牺牲而无功，但却绝不是“无谓”的。试想，一个巨大的人群中竟然没有一个人采取后一行动，其后果不仅会是所有的人最终都被压死，而且必然还向世人传达着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人群已经丧失了同邪恶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需要有人，即使只是“极少数人”来体现的），在这个人群中，正义是退缩无力的，不义是畅通无阻的。极言之，这种局面所“意味”的东西，向天地昭告的东西就是：在这里已经“正不压邪”，因为正义已经死亡。于是，这样一个人群是否还是“人”的群体，就已成了疑问，在这里生活是否还有人的“意义”，就已成了疑问！

反之，朋霍费尔和他的伙伴们为“力阻狂轮”而牺牲，是“有谓”的——它意味着：这个民族中还有那么一些人，在那个本民族至上的社会氛围中，还能够超越民族观念而生活，即首先作为“人”而生活，尽管这样做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内心痛苦的代价，甚至牺牲

生命的代价！这个“有谓”是巨大的——它意味着：这个民族还有可能获救，就像《旧约圣经》说到所多玛城得救的条件时所说：只要那城里还有十个义人，就可以不遭毁灭。对这个宗教象征，我们也许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当一个民族或国家还保留着正义的精神——其最低要求，是要制止对人（任何民族、阶层、种族、职业、年龄、性别、国籍、信仰的人）的非人对待——的时候，它也就还未丧失人性，还未变成“非人”的群体，还未走到万劫不复的地步。即使它已向着正义死亡、人性死亡的深渊方向走了很远，也还有一点走回来的可能。

这种精神，需要具有这种精神的“义人”来体现。因此，像朋霍费尔这样的人，才会有这么巨大的榜样力量——有人甚至认为，上帝因之而保佑德国在战后从废墟上迅速复兴。（我们确实看到，世界上有一些民族或国家，是在从战乱走向战乱，从灾难走向灾难，尽管我不相信那里没有“义人”，但是谁也不知道那里的义人有多少。）至少，像朋霍费尔这样的人，会用他们的生命，给后人提供深刻的教益。

这是我第三次为与朋霍费尔有关的书写序（前两次是1991年为《狱中书简》中译本和2000年为《作门徒的代价》中译本写序），但却丝毫不觉得轻松。

我想，这是因为，面对这样一个生命，人都不免会





激动。只要了解到这个生命是真正“为他人而活”的，是真正为了阻挡那压扁无数生灵的暴政“狂轮”而心甘情愿献出的，只要了解到这一点，任何一个良知未泯的人，怎么能不激动，怎么能不深深地甚至痛苦地反躬自省呢？

读者手中这本小书，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朋霍费尔传记，曾在德国获得青少年文学奖。我曾经在《作门徒的代价》中译本序中，把朋霍费尔的人格比喻为人们“可以畅游其中又敬畏其深”的深海，把他的精神比喻为人们“可以漫步其上又仰慕其高”的高山。读毕此书，读者可以发现，这本传记所表现的他的生命，体现出这种人格和精神的生命的生命，可以为我们证实这一点。

2006年7月7日至14日于北京

目

录

中译本序 何光沪 / 1

第一章 在世上占有一席之地
1906—1914 / 1

第二章 梦想美好的死亡
1914—1918 / 15

第三章 知道自己的立场
1919—1923 / 22

第四章 了解什么是教会
1923—1924 / 29

第五章 圣徒的团契
1925—1927 / 38

第六章 大地仍是我们的母亲
1928—1930 / 48

第七章 谁还想无知自在地进入应许之地?
1930—1931 /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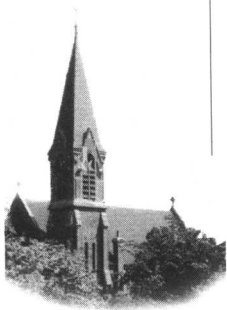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教会当尽世上的责任
1931—1932 / 66



目

录

第九章	力阻狂轮 1933	/ 76
第十章	当为哑巴开口! 1933—1934	/ 90
第十一章	阻止战争 1934—1935	/ 103
第十二章	蓄意脱离认信教会即脱离 拯救! 1935—1936	/ 114
第十三章	为犹太人出声者, 才可高 唱圣歌! 1936—1938	/ 129
第十四章	趁冬天未到时前来! 1939	/ 146
第十五章	邪恶的假面舞会 1940—1943	/ 158
第十六章	在生命的这端学习信仰 1943—1944	/ 177
第十七章	结束乃是开端 1944—1945	/ 198
	年 表	/ 209



第一章

在世上占有一席之地

1906 — 1914

第一章



在世上占有一席之地

1906年2月4日，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出生于布列斯劳（Breslau），当时的世界还井然有序。他的童年是人们所颂扬的“美好旧时代”。1899年，巴黎的世界博览会揭开了新世纪的序幕。在博览会的目录中这样写着：“世界博览会是整个世纪最伟大的成绩，也是本世纪最大的结算，在这个发明上有丰硕成就、在科学上有惊人发现的世纪……它走向终点，但也同时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的一页。”这一令人动容的乐观陈述，表达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它所受到的质疑也远远少于博览会之前建成的埃菲尔铁塔。

迪特里希在家里的八个孩子当中排行第六。他的父亲卡尔·朋霍费尔（Karl Bonhoeffer）是精神病学教授，也是布列斯劳医院的院长。他的母亲葆拉（Paula），本姓



朋霍费尔的父母卡尔和葆拉，1930年

冯·哈塞 (von Hase)，其外祖父是神学教授，曾任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御前牧师。迪特里希的家庭是德意志帝国的知识精英之家。朋霍费尔一家住在宽敞、有花园的房子里，楼梯间的墙上挂着画在细麻布上的家谱，其先祖可追溯到 16

世纪。父系的祖先

是有声望的市民。卡尔·朋霍费尔家的人以其市民阶级的身份而自豪，母亲葆拉家的贵族亲戚反而被疏远，她自己也早就脱离了贵族圈。葆拉没有找门当户对的婚姻对象，却去参加教师资格鉴定考试，最后还嫁给了一个市民阶级的人。

在 20 世纪初，人们就已经感受到，未来是属于市民阶级的。虽然当时的德国还是君主政体，贵族与军人也还是社会支柱，但是，工厂、贸易公司、研究实验室和大学教职……长期以来都属于市民阶级。他们确保了



经济成长和科学进步，因此也使他们赢得了自信。

卡尔·朋霍费尔是典型的 19 世纪末的科学家。他确信，世界可以被研究和理解的。他对一切抽象推论，不管是宗教或科学，评价都不高。因此，他也不相信来自维也纳的同事弗洛伊德（S. Freud）。弗洛伊德曾说：“人类受制于下意识的冲动与情欲的本能。”这对卡尔·朋霍费尔来说是可怕的。这样的观念违反了他的思考和生活方式。对他而言，科学是对可验证的对象进行的实证研究和理性解释。他的生活哲学是：明辨现实，并用理性加以克制。他也是以这样的态度来教养儿女的。

迪特里希是家中最小的一个男孩。在 1910 年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那个 4 岁



卡尔·朋霍费尔（右）和他的儿子们（最上者为朋霍费尔），1910 年



的小男孩和他的父亲及三个哥哥：卡尔—弗里德里克（Karl-Friedrich）、沃尔特（Walter）、克劳斯（Klaus）。迪特里希是个漂亮的小男孩，拥有一头长长的金发及温柔如女孩的脸庞。他看起来完全不像家中其他的男人。他哥哥们的模样有父亲的遗传：男人味十足、身材修长、机警好问。他们也都继承了父亲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因此他们与父亲很有共同语言。

迪特里希这个爱做梦的小男孩却很难与哥哥们对抗，他得用尽心思争取父亲的认同，但是父亲的处世风格与哥哥们比较接近。即使在成年后，他还是辛苦地渴望得到父亲的接纳。这并不是说他曾与父亲公开讨论过此事，父亲无疑太权威了，不容丝毫讨论。但是后来他曾表示，苦涩的父子关系，一方面激励着他，另一方面又使他不安。在充满危机的日子里，他曾记述过他童年生活的回忆，包括自我批判与反省，从中我们可略知小迪特里希的困苦与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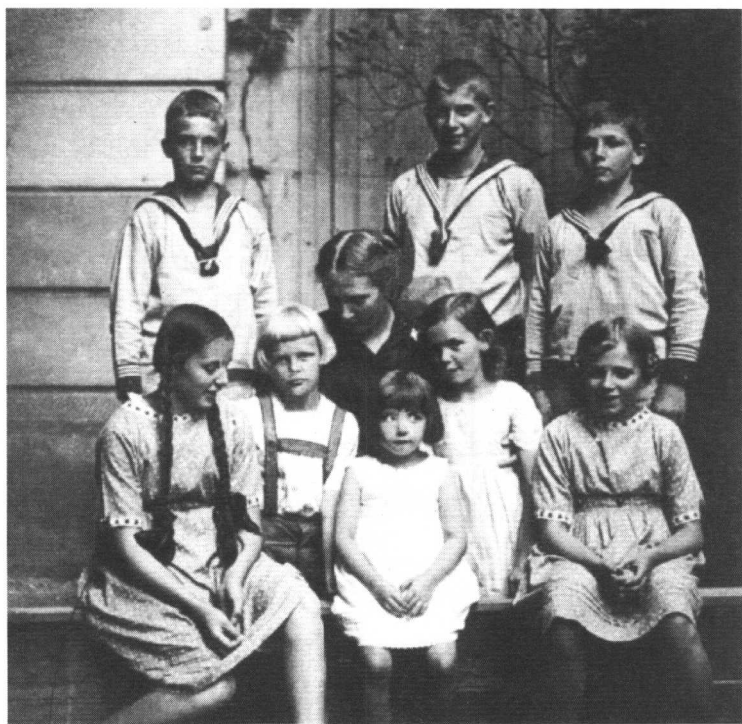
从15岁起，他就常常想象自己临终时躺在床上的样子，被所有爱他的人围绕着，向他们说最后告别的话。他常常悄悄地想着，在那一刻他要说什么。^①

^① 艾伯哈特·贝特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慕尼黑，1986年第6版，第63页。



这是一个很难有机会站在父母与兄弟姐妹面前宣告自己想法的孩子的幻想，他渴望能有一次能成为整个家庭关注的中心。

在迪特里希的孩提时代，他的父母忙着照顾五个接连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三个哥哥及两个姐姐，几乎喘不过气来。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加在他们身上。迪特



葆拉和她的八个小孩，前排左二为朋霍费尔，1911—1912年



里希属于在旁边跟着哥哥姐姐跑的那拨孩子——就是家中三个幼龄孩子：迪特里希、双胞胎妹妹莎宾娜（Sabine）及最小的苏珊娜（Susanne）。只有在小妹妹们跟前，他才可以当英雄。在这样的家庭结构里，迪特里希形成了反抗权威、要求尊重的信念。

迪特里希 6 岁时，他们全家搬迁到柏林。卡尔·朋霍费尔得到当时精神病学和神经医学的重要教职，并被聘为柏林大学仁爱医院的主管。他还当上了枢密顾问，拥有进入最高领导阶层的通行证。他成为德国精神病学的硕彦，并得到国际上的肯定，国内外的患者都来求问他的权威诊断。尽管如此，他仍体现了普鲁士知识精英的美德：有责任感、谦虚为怀、含蓄而不好表现。在这一点和其他的文化生活上，朋霍费尔家族都是具有启蒙自由精神的保守市民的典型。从所有的宽容原则来看，这个家庭基本上还是很父权的。父亲是学界中的大人物，即使在家中，他也不完全属于家人。他在家中有个工作室，那是孩子们的禁地。对所有的家务事，父亲都有最后的决定权，但是，只有真的发生了严重的事，才可以去麻烦他。

这并不是说卡尔·朋霍费尔不关心自己的家庭。相反的，每个孩子都觉得他是个热情的父亲。然而，亲子相处却有一套严格的规则。他们大部分的相处是在吃饭时间。按当时的习惯，小孩在饭桌上若未被问及，不可